

◎报告文学

大山深处有“医”靠

□张明星 李云萍 李莉雅/文

冬日的太行山雄浑苍茫，行驶在蜿蜒盘绕的山道上，两旁，重峦叠嶂、林木苍劲，远望去，一幅大自然浑然天成的水墨画，正在天地间徐徐展开。

赞皇县黄北坪乡槐疙瘩村就坐落在太行山中部山麓，是一个只有 200 多户、600 多人的小村庄。村居依地势而建，分布得错落有致。清晨，几缕金色的阳光从湛蓝高远的天空倾洒而下，小山村尽显静谧、安详。

“突突突”，一阵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打破了这份宁静，是村医关海民。他带着药品和满身的风霜，沐浴着晨光，向着村卫生室的方向驶去……

—

槐疙瘩村的卫生室与村委会相隔十几米，位于村里的中心位置。这里是村民王凤美经常“光顾”的地方。

“这几天不舒服，让海民给俺看看。”一大清早，82 岁的王凤美走出家门，一边跟乡亲们打着招呼，一边向卫生室走去。王凤美患有胃病、心脑血管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只要身体不舒服了，就习惯来卫生室找关海民念叨念叨，看看病、拿点儿药。

还没进门，王凤美就听见卫生室里传来热闹的说笑声。撩开门帘，她发现屋里早已坐满了前来看病的乡亲。

关海民正坐在桌前问诊。“都别着急，一会儿就轮到你了。”他一边看病，一边抽空安慰着等待的人。来村里整五年了，大家都很信任和依赖他。

1981 年出生的关海民，脸膛黑黑的，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大一些。“跟乡亲们都熟得很，谁大概是为啥来看病，谁又是来拿啥药，我心里基本上都有数，诊断起来比较快。”关海民笑着说。

“海民，俺这几天血压又不稳了。”轮到王凤美了，她熟练地把胳膊伸到了关海民跟前，准备量血压。“是不是又没有按时吃药？”血压测量仪上高压显示为 157mmHg，关海民问。

“嗯，忘了吃了。”王凤美回答的声音很轻，明显是被“揭发”后的底气不足。

“忘了？总这么不按时吃药，会引起其他问题的！”关海民叹口气，转身打开放置药品的柜子，开始找药。

王凤美的吃药习惯，关海民心里清楚得很。“说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听。不把吃药当回事儿，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

考虑到冬天寒冷，山里温度低，人的血管容易收缩，关海民打算给王凤美换一种长效平稳的降压药。

“你以前的降压药一粒只能顶四个小时。这次我给你换的这个药，一粒管 24 小时，一天吃一粒就行。”村卫生室的药都是医药公司统一配送。乡亲们治病的药缺了，关海民会主动上报黄北坪中心卫生院统筹管理，中心卫生院再通过赞皇县医保局网上集采平台，提交至赞皇县医共体，进行二次审核，由各个医药公司统一配送，确保药品的安全可靠。

从药品柜子里把药取出来，关海民开始在电脑上登录缴费系统，录入王凤美的身份信息和药品名称。

按照国家规定，脱贫户和普通农户在卫生室拿药，每年都有一定额度的门诊统筹报销，其中甲类药品费用平均可报销 95%。脱贫户在此基础上，还享有一定的医疗救助。

王凤美是脱贫户，除了拿一盒降压药外，她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药也没有了，关海民又给她拿了一盒。这两种药都属于甲类药，最后一算账，王凤美只需要自费二角五分。

“算了，不要了。”关海民没有收王凤美递过来的钱，脱贫户低于

五角钱的药费他一般都不收，自己替乡亲们结了账。

“这次的药劲儿大，我已经告诉你怎么吃了，你就要按照要求吃，可不能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忘了怎么吃就来问我。”他不放心，又叮嘱王凤美一遍。

—

不只王凤美对药物的使用、疾病的预防，缺乏科学健康的认识，村里很多上岁数的老人都缺乏这方面的常识。

山里的老人多患有心脑血管病，这与他们饮食不合理，吃得偏咸有很大关系；有些老人患有慢性胃炎，与他们年轻时吃了不少对胃肠道刺激的药有关；降压药的使用，更是普遍不重视，觉得血压平稳了，就把药停了……这让关海民非常担心！

对乡亲们进行医药常识、疾病预防、科学保健等知识的普及，成为关海民格外重视的事。

村里人起得早。清晨 7 时，关海民就赶到卫生室把门打开了。乡亲们有时候是来看病拿药，有时候就是来念叨念叨身上的老毛病。利用这些“念叨”的机会，关海民有针对性地向乡亲们普及健康常识，谁身上有什么病，怎么养护、怎么预防，他都用通俗易懂的话讲明白。

关海民的电脑里保存着全村人的健康档案。每年的第二季度，卫生室会给村里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体检，他都提前把通知发出去，做到家喻户晓。村里有四位老人卧床不起，他就上门去为他们体检。

“只要听到‘突突突’的摩托车声音，俺们就知道是海民来了！”村民郑爱民说，每次关海民的摩托车都不空载，时常带着乡亲们托他捎的各种物品，30 斤大米、50 斤面粉、20 斤油……只要摩托车能带得上，他都给捎。

汛期，倾盆的暴雨冲毁了进出槐疙瘩村唯一的一座石桥。五米宽的桥主体坍塌，倾斜超过 45 度，只剩下侧边一人宽的栏板。栏板下面水深六米，水流湍急。村委委派人在 50 米宽的河两岸日夜把守，桥修好之前，非特殊情况，谁也不能通行。

偏偏这个时候，70 岁的村民李新朝的降糖药吃完了，他着急地给关海民打去求助电话。

“降糖药可不能断！”被截在村外的关海民匆匆地跟家人打了声招呼，骑上摩托车，先到乡卫生院拿上降糖药，随后就向村里赶去。

到了村口断桥边，他停好摩托车就要过河。村干部一把拽住他：“老太，太危险了！过不去……”

“降糖药不能断，断药会出事的，我必须把药送过去！”关海民坚持要过河。

“安全第一，说啥我也不能让你冒险！”

……

一时间双方争执不下。

最终，村干部还是被关海民说服了。在大家揪心的目光中，关海民小心翼翼地踩着侧边窄窄的栏板，一点点试探着往河对岸走去。

每走一步，脚下的栏板都会微微晃动，他的心也跟着颤抖。低头，翻滚的河水拍打着桥墩和栏板，他的冷汗冒了出来。走到一半时，关海民的双腿开始发酸，心跳越来越快。“稳住、稳住……”他在心里默念着，深吸一口气，继续小步前行。

50 米的距离，原本只需要两分钟的时间，关海民足足走了 15 分钟。当双脚踏到河对岸的土地上时，他悬着的心才落下，后背已经被冷汗打湿。

看到关海民安全到了河对岸，村干部长舒一口气，喃喃自语：“老关呀，你真是，不要命呀！”

降糖药按时送达，李新朝感

激地握着关海民的手，久久不愿撒开……

三

依据覆盖地域和人口数量，我国的医疗服务机构形成了金字塔式“三级医疗服务体系”——顶部的尖端是大型公立医院；市级公立医院、县级公立医院是金字塔的中部；而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起，组成了金字塔的底部，承担着城乡居民最基本最直接的医疗服务。

根据规定，村卫生室原则上按照每千服务人口不低于一名 的比例配备村卫生室人员。在村卫生室工作的乡村医生，统一与上级乡镇卫生院签订劳动合同，乡聘村用。

槐疙瘩村户籍人口有 630 人，卫生室配备了关海民这名乡村医生。

关海民不是槐疙瘩村的村民，他的家在县城旁边的曲江村，距离村卫生室 30 公里。卫生室的工作没有节假日，每天他都要骑 50 分钟摩托车到卫生室上班。

槐疙瘩村村域 11700 多亩，村民居住得非常分散，住得最远的距离村中心一公里。像富家坪自然村，只住着十几个人，而且地势较高，很多村民的房子都建在了半山坡上。

关海民到乡亲们家中出诊，主要靠的就是他的旧摩托车。山里的路不好走，好多地方又陡又窄，全靠他的摩托车载着他和他的药箱子。

除了槐疙瘩村卫生室，他还托管着东沟村卫生室，那里距离槐疙瘩村四公里，住着 70 多位村民。他一周要去巡诊两次。

槐疙瘩村卫生室的墙上贴着“先诊疗，后付费”的就诊流程，参保农村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特困供养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等人群患者在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办理住院时，不用缴纳住院押金，直接住院治疗。出院时，只需支付“三重保障线”报销后的自付医疗费用。

关海民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写在一张白纸上，字体冲外，贴在卫生室的窗玻璃上，乡亲们一眼就能瞅到，24 小时应诊，随叫随到。

一个人，一辆摩托车，日复一日，关海民尽最大的努力守护着村民们的健康。

夏日的雨夜，村民郑海维在家中突然感到小腹剧痛，没一会儿的工夫，人已经疼得直不起腰来。老伴儿慌得六神无主，忙不迭地给关海民打电话。正在家中睡觉的关海民接到电话，立刻清醒过来，三两下穿好衣服，背上医药箱，骑上摩托车，冲进雨中。

关海民赶到时，郑海维已经疼得好像成一团。关海民诊断病人可能得了急性肠道病。他拿起手机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

急救车很快赶到，关海民帮着急救人员把郑海维抬上车，然后跟着车一起赶往赞皇县中医医院。

槐疙瘩村距离赞皇县城 33 公里，路上，他与赞皇县中医医院分包槐疙瘩村的医生袁咏梅通了电话，把郑海维的情况一一告知。

袁咏梅是医院急诊科主任，她提前开启医院急诊绿色通道，救护车一到，就把郑海维推进急救室。经诊断，郑海维是小肠异物引发的肠梗阻，医院使用院内救护车，连夜将郑海维转院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看着救护车上闪烁的灯光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关海民才转身离开。因为是跟随救护车一起到的医院，身边没有了他的摩托车，深夜，大雨，找不到交通工具的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两公里外的家。

经过紧急手术治疗，郑海维脱离生命危险。

“负责任，特别负责任！”说起关海民，袁咏梅不住地称赞，“槐疙瘩村的村民得了疑难重症，需要到我们医院就诊的，每次关海

民都陪着来。他对每一位村民的健康状况都了如指掌。有他在，患者和家属安心，我们放心。”

四

太行山深邃的怀抱养育着世世代代的槐疙瘩村村民。村里，家家户户种植核桃树，每到春天，村民们都要上山给核桃树修剪。

今年春天，村民郑晚来上山修剪核桃树，脚没踩稳，从树上摔了下来，地上有根胳膊粗细的枯木，不偏不倚顶到了他的腰上。剧痛袭来，郑晚来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出事了。他用尽全身力气，拨通了关海民的电话。

关海民熟悉村里的每一块土地，他知道郑晚来修剪核桃树的地方在半山坡，有一段陡坡摩托车上不去。驶到那一处时，关海民果断跳下摩托车，背上医药箱，手脚并用往上爬。

坡上草木丛生，不时有荆棘划在关海民的身上、手背上。当他来到郑晚来身边时，郑晚来躺在地上无法动弹，满脸痛苦，不停地呻吟着。

“双下肢不能动，腰部剧痛，不能碰触，应该是腰椎间盘突出。”关海民作出专业判断，迅速拨打 120 急救电话。

在救护车去往县里医院的路上，关海民一直在跟医院骨科医生通电话，沟通郑晚来的伤情。到了医院，医生为郑晚来做了详细检查，诊断为两节腰椎粉碎性骨折。随后，医院开通绿色通道，将郑晚来转送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俺爹被救治得很及时，现在已经能拄着拐杖慢慢走路了。”提起那天的情景，郑晚来的儿子充满感激，“出事那天，海民给俺打的电话，等俺着急忙慌地赶到医院时，俺爹已经开始做各种检查了。海民衣服上都是土，裤子还破着个大口子。为了救俺爹，他连路带爬上山，一路上不知道摔了多少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提出：大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让群众就近就便享有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

赞皇县黄北坪乡槐疙瘩村的村民已经受益其中。

依托县里医疗服务能力最强的医院，这些年，赞皇县在全县组建了以县医院、县中医医院牵头，县妇幼保健院、县疾控中心协同，乡镇卫生院做枢纽，村卫生室为支撑的两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形成了资源统一调配、信息互联互通、疾病共同诊治的三级联动医疗服务体系。这也是关海民在乡亲们需要紧急医疗救助时，能够将病人及时、迅速转到县里医院甚至更高级医疗机构进行救治的重要通道。

包括槐疙瘩村所在的黄北坪乡在内，全县共有 5 个乡卫生院加入了赞皇县中医医院医共体。医院规范了院前、院内工作交接程序，落实了医院首诊负责制，建立院前、院内一体化绿色通道。

与此同时，医共体内部、医共体之间和县域向外转诊管理逐年规范和完善。健全的双向转诊通道和转诊平台，形成了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有序就医格局。

凭借这条通道强有力的保障，关海民和卫生室给予了乡亲们踏踏实实 的医疗服务安全感。

在赞皇县，像槐疙瘩村这样的卫生室有 211 个，关海民这样的村医，有 198 位（有的村医兼管两个卫生室），他们覆盖了全县大大小小的所有的村庄，兜紧了医疗卫生机构的基层“网底”。

冬日的傍晚来得早，落日的余晖缓缓洒落，绚烂的晚霞将连绵起伏的太行山脉染成如炽热火焰般燃烧的橙红色。夕阳温暖的怀抱中，小小的山村尽显安详和幸福。

关海民看着眼前的美景，心里无比踏实。他知道，大山里的乡亲们家门口看病有“医”靠，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

冬至滹沱河的傍晚

□白金锁

夕阳在河中铺出一条彩带
冬至滹沱河的傍晚
芦苇花摇曳雪的问候
一只水鸟腾空而起
是河水的梦想
还是流动的诗眼

骑自行车的行者
早已定格在摄影师的镜头
渔舟唱晚的画面
不只是行走在水中
也在天边顺着摄影师的镜头
划出尾线
瞬间扬起一串七彩的浪花

想象着那缕馨香
穿过冬的门槛
浸染粉红色的诗笺
不知道是迎春的模样
还是梅花的笑靥

遇见冬至

□龚凯健

冬至，是一根古老的时针
静默无声，缓缓流转
夜如深渊，星辰暗淡
宇宙静谧，藏着无尽的期待

雪，是冬的诗行
轻轻铺满，屋顶黛瓦
它轻吻着窗棂，耳语般低吟
唤醒沉睡岁月的悠长之梦

霜花，是夜的嫁衣
披在枝头，挂上树梢，晶莹剔透
它们在月光下静静地诉说
冬天的秘密，千娇百媚

炉火，家的温暖使者
跳跃的火光，温柔抚慰家人
他们分享着时光的故事
火光映照着重岁的安宁

冬至过冬

□周广玲

冬至，一年最短的时光
写着最长的期待
冬至安睡一夜
一年好梦，皆温暖

冬韵，写在腊梅的蕊间
思念的种子，在雪中萌芽
冬至夜空，皎洁的月光
可以点亮归家的路

冬至过冬，土地生暖

父亲开始挖掘泥土下的芬芳
一个个深深巨大的菜窖
能够埋下整个冬天

冬至大如年
全家共食赤豆糯米饭
母亲亲手做的水饺
让我无法忘怀

冬至过冬
静静地，迎接一场雪
雪的影子里
便是春天

冬至的味道

□吴 昆

冬至的味道，在锅里翻腾
饺子像白胖的娃娃嬉闹
氤氲的热气，模糊了窗玻璃
那是家的温暖，在心头萦绕

是母亲调拌的馅料
韭菜的清香，肉馅的丰饶
融合着亲情的细腻与周到
每一口，都是满足的微笑

冬至的味道，也在酒中发酵
父亲轻抿一口，话匣子打开
讲述着重月的故事
沧桑与欣慰，在眉间眼角

窗外的寒风呼啸
屋内的温暖却在升高
一家人围坐，灯火闪耀
这味道，是团圆的美好

冬至的味道，是时光的调料
拌着思念，和着期望
在最长的夜里慢慢品尝
等待着春风，将未来轻敲

故乡冬晓

□刘 强

此起彼伏的鸡鸣声
噤退了残星与晓月
一朵红晕染村头的半边天
喜鹊是个顽皮的少年
衔着这抹红引燃朝霞
然后站在巢居边引吭高歌

蜿蜒的村道上
电瓶车在二叔的操纵下
显得极为亢奋
满载一车绿色蔬菜奔向小镇
一只小花狗在村外放开了跟跑

“二妮，快起床背课文！”
母亲的呼唤声里
弥漫着浓浓的粥香
洁白的霜花已凝结在她的双鬓

◎心香一瓣

母亲的朵朵汤

□刘明礼

从老家带回些新棒子面，老伴儿突发奇想，对我说：“咱吃回朵朵汤吧，你会做吗？”我想了想，说会。女儿一听也来了精神：“朵朵汤是什么美食？一定很好吃吧！”我笑着告诉女儿，朵朵汤是老家的一种面食，是我们那一代人舌尖上的美好回忆。

记得母亲做朵朵汤时，要用滚开的水，先把棒子面烫一下，再加入一些白面。这样做出的朵朵汤既不会散，口感也显得劲道、滑爽。面也不能和得太软，不然擀不成片。母亲和好面后，把面团放在案板上，然后将面团成一个比刀背略厚的大片，再一刀一刀划成棋子大小的菱形块。接下来用棉籽油炆锅、添水，等水烧开了，将“朵朵”像下饺子一样下入锅中。等“朵朵”们全部漂浮起来，看起来亮光光的，加入菜码，煮到面块熟透即可。

老家的饮食习惯，以面食为主。特别是中午，几乎家家户户都吃“汤”。说起来这朵朵汤，倒不是家乡人有多么善吃、能吃什么花样，而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那曾经的艰苦岁月，白面有限，不可能每天都吃白面条。于是，人们把生活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想出各种点子把生活调剂好。朵朵汤，便是粗粮细做的一项创新。

老伴问我会不会做朵朵汤，